



回忆我的父亲

朱德委员长

回忆我的父亲 朱德委员长

朱 敏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画：于学信

插图：张德育 汪国风 王书朋

《回忆我的父亲》——朱德委员长

朱 敏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 1/4 印张 59 千字

1978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R11056·33 定价 0.26 元

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
想堅決反對修正主義發奮圖強
自力更生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勤儉
辦一切事業做一個又紅又專的接
班人

朱德
一九六三年
青島

一九六三年，朱德委員長給朱敏同志的題詞。

目 次

“我们这一代人，以毛主席为代表”	1
“要叫毛伯伯！”	7
“努力学习！”	13
幸福的时刻	16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	19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25
“只要有毛主席在，就什么都不怕！”	30
深切的关怀和惦念	34
五十多年前的友谊	38
从一条毛毯说起	40
周伯伯救我出虎口	44
痛悼战友	49
鲜明的爱憎	53
父亲教我学习毛主席著作	58
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	62

“不要变成小泥鳅!”	66
“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73
“要接班，不要‘接官’”	81
必须提高革命纪律性	86
俭朴的典范	89
几盘野菜和菜胡胡	94
“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	99
丰硕的果实	104
宝贵的题词	109
要革命，就要有好身体	112
“革命到底!”	120
献给小读者	127

“我们这一代人，以毛主席为代表”

我敬爱的父亲朱德委员长，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尖锐复杂、艰难曲折的斗争中，结成了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

我的父亲对毛主席无限崇敬。他在我子女面前，从来不谈他自己几十年来的革命事迹。有时候，我的孩子们要他讲讲自己的经历，他或者摇摇头，或者摆摆手，对孩子们说：“我是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你们应该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历史。”“我们这一代人，以毛主席为代表。”父亲经常给我们讲毛主席怎样领导着全党，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机会主义路线，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保证了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父亲说：“中国过去有过好多领袖人物，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才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越讲越兴奋，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显出异样的光采，使在场的人都被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情谊所感动。

有一次，父亲给我们讲他与毛主席会面的情形。那就是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的会师。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全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挽救革命，迎头痛击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三万多起义军向广东进发，攻下了广东沿海的潮州（现在的潮安）和汕头，后来被占绝对优势的反革命军队重重包围，受到严重损失。余下的部队一部分留在广东，一部分由我父亲和陈毅同志率领，在江西、广东、湖南几省交界的地方坚持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在这之前，毛主席成功地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湘南起义使国民党军阀更加恐慌，敌人立即调动几路重兵包围过来。由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湘南起义失败了。起义军一边作战，一边向湖南江西边境转移。毛主席已经得到消息，亲自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两支部队终于在江西省宁冈县的砦（lóng）市胜利会师了。父亲谈到这段历史，总是满怀深情地说：“南昌起义虽然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但是南下广东是错误的，险些全军覆没。如果三万多人的起义队伍，象毛主席领导的秋

收起义那样去发动农民，在农村站住脚，建立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局面会好得多。毛主席才是人民军队的伟大缔造者。”他还说：他和毛主席在蓉市一见面，就深深感到毛主席精神的崇高和思想的伟大。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环境极端艰难困苦也罢，机会主义头子的干扰破坏、威胁利诱也罢，林彪、“四人帮”的诬蔑迫害、挑拨离间也罢，都不能动摇我的父亲对毛主席的信赖，都无损于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

长征路上党内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就是最好的证明。

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接连取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革命力量迅速巩固壮大，形势越来越好。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但是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指战员中仍旧有深刻影响，红军还是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这时候，“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盘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使这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之久，红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仓促地作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长征途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面临着

全军覆没的危险。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打下了贵州省的遵义，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毛主席严正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敬爱的周总理在会上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我的父亲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衷心拥护，斥责了丢掉苏区、牺牲人民、葬送红军的错误路线。他说：“我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就是跟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他革命到底。”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事隔二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党的四十周年生日的前夕，父亲写了《遵义会议》这首诗：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热情地歌颂自遵义会议起，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四川西

部。叛徒、野心家张国焘猖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他拒不执行政治局关于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的决议，实行逃跑主义，强令四方面军掉头南下，退入川康交界地区，甚至私立伪中央，自封为主席，还密电他的心腹武装截击毛主席。这封密电幸而被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得到了。他冒着危险连夜报告毛主席，才使张国焘的这一罪恶阴谋没有得逞。当时，党中央决定让我父亲和张国焘一起率领左路军。张国焘竟搞突然袭击，把我父亲和刘伯承同志软禁起来，甚至以枪毙相威胁，逼迫我父亲公开反对毛主席，断绝和毛主席的一切关系，并公开反对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我父亲面对着这个挥午着手枪的叛徒、野心家，坚定地回答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又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张国焘恼羞成怒，竟对我的父亲进行种种迫害与摧残。他指使人偷偷杀掉我父亲骑的马，挑动人到我父亲被软禁的地方去闹事，撤掉了我父亲的警卫，让他和一个骑兵班露宿在茫茫的草地上，在那里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这些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不能动摇我父亲对毛主席和毛主

席路线的信赖和拥护。我父亲和刘伯承同志，以及后来率领二方面军到来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革命前辈一起，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第二、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张国焘的阴谋被粉碎了。三个方面军终于实现了会师，胜利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就说长征吧，张国焘的路线一旦得逞，中国革命就完了，我们老一代也就完了，也就没有你们这一代的幸福生活。”

对我父亲与张国焘的斗争，毛主席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赞扬他是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有一次，毛主席和陈毅同志谈到这段历史，还深情地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

“要叫毛伯伯!”

一九四〇年，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我从家乡四川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我在延安只住了短短的几个月，天天生活在毛主席和我父亲的身边，时刻受到他们亲切深刻的教诲。我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敬与爱戴，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当时的情景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一年我十四岁，已经懂得不少事了。我在家乡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丑恶面目，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疲劳轰炸”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疲劳轰炸”，就是日本侵略者每天派许多批飞机到国民党统治区狂轰滥炸，大量杀伤中国人民，造成人们精神和身体的极度疲劳，这是敌人野蛮屠杀中国人民、诱迫国民党投降的一种毒辣手段）。我恨透了日本侵略者，恨透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无耻地进行反共宣传，总是把毛主席和我父亲放在一起进行攻击和诬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

国民党反动派的恨，同时也让我知道了：毛主席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不然，反动派为什么这样又恨他又怕他呢？我向往着解放区明朗的天，连作梦也梦见回到了亲爱的父亲身边，见到了人民的救星毛主席。我盼哪盼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九四〇年冬天，我和表妹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乘汽车来到日夜向往的延安。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都是夜晚行车。汽车开到延安，一切还笼罩在夜色里。但是我感到十分新鲜，好象天空显得更高了，连星星都特别明亮。当看到巍巍的宝塔山那蒙龙的身影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

汽车开到马列学院下了，我们见到了正在那里学习的哥哥朱琦。他带着我们向党中央的所在地杨家岭走去。这时候天快亮了，山岭、树木、道路，已经能够分辨出来。我们看见远远的山崖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那清晰的轮廓上，我和表妹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毛泽东！毛泽东！”我们高兴地跳起来喊。后来哥哥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教育我们说：“不许叫毛主席的名字，要叫毛伯伯。”要叫毛伯伯！父亲不是比毛主席大好几岁吗？按说应该叫叔叔啊，为什么让我叫伯伯呢？父亲嘱咐我的时候，我还有些纳闷，没隔多久我就明白了：这个简单的称呼，正体现着父亲对毛主席

的无限崇敬啊！

那天黎明，我们走进父亲和毛主席居住的院子。一看到毛主席，我们马上飞跑过去。毛主席微笑着拉过我们的手，亲了亲我们，说：你们来了！欢迎欢迎！接着又问我们一路上累不累，冷不冷，国民党顽固派找了麻烦没有，原来在哪里上学，念几年级……我见毛主席象我的父亲一样和蔼可亲，就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一一做了回答。当时天气挺冷，毛主席和我的父亲都穿着洗得很干净的灰色旧棉袄，只是父亲的腰里多一根皮带，腿上打着绑腿。我刚刚从南方来到寒冷的北国，这时候站在毛主席和我父亲的身边，心里却只感到热乎乎的。我看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挽住他的手臂，偎依在他的身边。接着，毛主席又亲切地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我来帮助你们学习好不好？我和表妹一齐高声回答：“好。以后就请毛伯伯教我们。”

在杨家岭，我就住在父亲办公的窑洞里。一边是父亲住的窑洞，另一边的两个窑洞就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和住室。每天都有很多同志到父亲的办公室来向他汇报请示工作，送来许多文件。我常常听到父亲对同志们说：这个问题需要请示毛主席，那个问题就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简单的话语里包含着父亲对毛主席多么深厚的感情啊。父亲还常常和毛主席在一起研究工



作。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说有笑，非常亲切。记得有一次毛主席问我成都的情况。我说到在成都公园里看见张贴着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我父亲的招贴画。毛主席听了，笑着对坐在对面的父亲说：老总，你听，顽固派把咱们画在一起，要一起杀掉呢。说完，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毛主席每天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上午才休息。父亲常常提醒我，要悄悄的，不要吵闹，不要跑来跑去，不要打扰了毛主席的睡眠。我到底还是孩子，有时高兴起来就忘了。只要我声音一大，父亲就批评我，说毛伯伯在领导着全中国人民打日本鬼子，每天工作到天亮，你怎么能影响毛伯伯的休息呢？父亲对毛主席多么关心啊。

毛主席工作累了，便走到院子里散步。他见到我常常停下来和我谈话，问长问短。我当时身体不大好，长得很瘦弱，毛主席教育我要注意锻炼身体。毛主席知道我从小得了气喘病，特地嘱咐我穿得暖和一些；天气冷了，还要问我加了衣服没有，夜里睡觉凉不凉。毛主席还多次问我学习的情况，鼓励我说：要学习革命道理，学好各种知识，长大了建设新中国。在毛主席身边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我时时处处感到毛主席亲切的关怀。当时我还不十分懂得，在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